京劇叢刊

第十二集

二堂捨子
瓦口關
楊排風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十二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十二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華文印刷局印刷
陳祯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559) [IV V 12] 本書564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13000冊
定價3,7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値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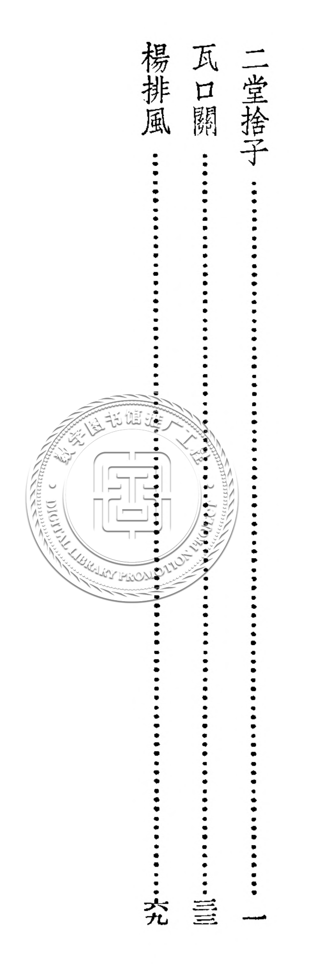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二堂捨子

前記

『二堂捨子』（又名『二堂放子』）是神話傳說『寶蓮燈』（『劈山救母』）故事裏的一節，在京劇舞台上，多年來一直是作爲一個獨立劇目流行着。

相傳羅州知州劉彥昌曾與華山三聖母結親，生子沉香。三聖母被二郎神押在華山之下。劉彥昌在京都得中狀元時，娶王桂英爲妻，生子秋兒。沉香、秋兒弟兄同在學中讀書，失手打死告老太師秦燦之子秦官保，回家後各以傷人自承。王桂英雖然更疼愛自己親生的秋兒，但最後還是忍痛捨棄秋兒，放走沉香。沉香出走之後，終於劈山救母。

這個劇本是由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貫大元、程玉菁、于玉蘅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二堂捨子

〔劉彥昌上〕

劉彥昌：（念）身爲羅州正印，與民判斷寃情。㊀

〔沉香、秋兒上〕

沉　香
秋　兒：（同）爹爹呀……

劉彥昌：嗯……想是你這兩個奴才在南學不用心攻讀，被先生責打，回得家來，爲父也要打。

沉　香
秋　兒：（同）哎呀爹爹呀！孩兒在學中，一時失手，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劉彥昌：你待怎講？

沉　香
秋　兒：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劉彥昌：哎呀！（暈倒）

沉　香
秋　兒：爹爹醒來！

劉彥昌：（唱二黃倒板）

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

沉香！秋兒！唉，兒啊！

沉　香
秋　兒：（同時）爹爹！我父！唉，爹爹呀！

劉彥昌：（接唱散板）

冷水澆頭懷抱冰！

開言便把沉香問：

哪個奴才打死人？

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　香：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是你打死的？好，近前來，好奴才！（打）

（唱散板）

罵聲無知小沉香，

敢在學中把人傷！
手拉姣兒秦府往，

秋　兒：啊爹爹哪裏去？
劉彥昌：唉！

（接唱）去到秦府把命償。

秋　兒：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怎麽？是你打死的？近前來，好奴才！（打）

（唱散板）
罵聲秋兒小畜生，
敢在學中打死人！
手拉姣兒出府門，

沉　香：爹爹哪裏去？
劉彥昌：唉！

（接唱）秦府去送抵命的人。

沉　香：啊爹爹，秦府官保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哦！是你打死的？
秋　兒：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哦！是你打死的？
沉香秋兒：（同）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噯——我看你二人，分明是兄不攀弟，弟不攀兄；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沉香秋兒：哪一輩古人？
劉彥昌：你二人席地而坐，聽爲父的道來。
沉香秋兒：是。（同坐）
劉彥昌：伯夷叔齊二大賢，弟兄推位讓江山。弟讓兄來兄不肯，兄推弟來弟不擔，首陽山前凍餓死——沉香，秋兒，要學古人難上難！
（唱二黃快三眼）
昔日裏有個孤竹君，
伯夷叔齊二大賢人。

都只爲孤竹君身染重病，
傳口詔命次子繼位爲君。
那叔齊分長幼不肯應允，
那伯夷遵父命也不能擔承；
弟讓兄來兄不肯應允，
兄推弟來兩不能擔承。
那伯夷出午門無有踪影，
那叔齊也出了後宰門；
首陽山前凍餓死，
留得美名萬古存。
爲父的怎比得孤竹君，
二姣兒也難比那兩個賢人。
慢說是打死了秦府官保，
就是那庶民子也不能擔承。

（轉原板）

我本當帶沉香秦府償命，秦府償……命，我的兒啊！
想起了三聖母送我紅燈。
我本當帶秋兒秦府償命，秦府償……命，我的兒啊！
後堂內還有那王氏桂英！
左難右難難壞了我——

（接唱散板）

後堂內請出兒的娘親。

沉香
秋兒：有請母親。

王桂英：（內唱二黃倒板）

二姣兒在前堂一聲請，㊁

（上，接唱迴龍）

後堂內來了我王桂英。

（轉慢板）

站立在屏風後側耳聽，

劉彥昌：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哇！

〔與沉香、秋兒同哭〕

王桂英：（接唱）他父子因何故大放悲聲？

老爺，妾身來了。

劉彥昌：你、你來得好哇！

王桂英：（接唱快三眼）

莫不是二奴才不聽教訓？

有道是子不教不能夠成人。

劉彥昌：唉！不是的。

王桂英：（接唱）莫不是羅州正堂嫌官小？

少不得在那品級台上步步高陞。

劉彥昌：事到如今，還說甚麼官大官小！也不是的。

王桂英：（接唱）這不是來那不是——

劉彥昌：我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啊！
王桂英：（接唱散板）
莫不是二奴才打傷人？
劉彥昌：哎呀夫人哪！一場禍事未了，怎麽又是一場禍事？
王桂英：此話從何說起？
劉彥昌：兩個奴才在學中，竟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怎麽講？
劉彥昌：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哎呀！（暈倒）
劉彥昌：夫人醒來！
王桂英：（唱二黃倒板）
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
沉香，秋兒！喂呀兒呀！（哭）
（接唱散板）

悠悠頭上走三魂。

回頭便把老爺問：

哪個奴才打死人？

老爺！

老爺，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劉彥昌：下官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旣是沉香將人打死，老爺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

劉彥昌：我還問過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這秋兒麽？——

劉彥昌：正是。

王桂英：啊老爺，但不知打死秦府幾個兒子啊？

劉彥昌：打死一個兒子。

王桂英：却又來！難道說叫我兩個孩兒前去抵命不成？

劉彥昌：是啊！下官正爲此事爲難。

王桂英：不是妾身誇口，此事不問便罷；……

劉彥昌：夫人若問呢？

王桂英：定要問一個淸楚明白。

劉彥昌：好哇！夫人乃丞相之女，喏喏喏我狀元之妻，胸中必有高見。來來來，下官這裏有家法在此，夫人與我問一個，打一個；打一個，問一個；下官我就拜託了。——我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啊！（下）

王桂英：呀！

（唱散板）

老爺家法付我手，

二堂難壞王桂英！

走向前來（把）沉香問：

兒啊！

哪個奴才打死人？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　香：是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打死人可要抵命？
沉　香：情願抵命。
王桂英：可捨得一雙爹娘？
沉　香：難以割捨。
王桂英：兒自己的狗命？
沉　香：唉！命該如此！
王桂英：好奴才，着打！（打）
（劉彥昌暗上）
劉彥昌：啊夫人，你打的是哪一個？
王桂英：沉香。
劉彥昌：好哇！他乃是少娘無母的孩兒，夫人你要與我着實的打！——唉，兒啊！
（下）
王桂英：呀！

（唱散板）

舉手打了沉香子，

老爺一旁發恨聲！

撇下沉香我不問，

再把秋兒問一聲。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秋　兒：是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打死人可要抵命？

秋　兒：情願抵命。

王桂英：可捨得一雙爹娘？

秋　兒：難以割捨。

王桂英：兒自己的性命？

秋　兒：命該如此。

王桂英：哽！兒若有此事，爲娘就要打！

（欲打，秋兒哭）

王桂英：喂呀！（同）兒啊！

秋兒：母親哪！（同哭）

（劉彥昌上）

劉彥昌：啊夫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桂英：怎見得是妾身的不是呢？

劉彥昌：方才你打了沉香，如今就該打秋兒；如今不打秋兒，方才也不該打沉香。看將起來，做母親的就是兩樣的心腸啊！——沉香，我兒！唉，兒啊！

王桂英：呀！

（唱散板）

老爺一旁把話論，

句句說我是兩樣心！

也罷！

硬着心腸將兒打——（打）

打了！

劉彥昌：甚麽？
王桂英：打了！
劉彥昌：你打遲了哇！
王桂英：喂呀！兒啊……
（接唱）打在兒身痛娘的心。
劉彥昌：夫人可曾問個明白？
王桂英：妾身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老爺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
劉彥昌：夫人可曾問過秋兒？
王桂英：這秋兒麽……
劉彥昌：正是。
王桂英：他、他、他也說是將人打死……（哭）
劉彥昌：好一個他也說是將人打死！夫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王桂英：比作何來？
劉彥昌：一盆漿糊！

王桂英：此話怎講？

劉彥昌：夫人你糊塗得緊哪！

王桂英：老爺呀！你身爲羅州正印，上與朝廷辦事，下與萬民分憂；連自己這兩個孩兒都審問不得明白，反來埋怨妾身不成？

劉彥昌：哎呀夫人哪！想下官身爲羅州正印，上與朝廷辦事，下與萬民分憂；百姓不犯在下官手內便罷，若是犯在下官手內，輕者板子打，重者夾棍夾；如今這兩個奴才犯在下官手內，有板子，叫我打在哪個的身上？有夾棍，夾在哪個的腿上？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王桂英：我有手難打自親生。

劉彥昌：夫人你好一張利口！

王桂英：老爺也不差！

劉彥昌：我不用你審！

王桂英：哪個要審！

劉彥昌：我不用你問！

王桂英：哪個要問！
劉彥昌
王桂英：（同哭）沉香 秋兒！我兒！ 唉，兒啊！
劉彥昌：爲了兩個奴才，不要傷了我二老的和氣。——夫人請過來。
王桂英：老爺何事？
劉彥昌：下官有一拙見在此。
王桂英：有何高見？
劉彥昌：夫人去問沉香，下官去問秋兒，兩下一對，也就明白了。
劉彥昌
王桂英：（同）請啊！
劉彥昌
王桂英：（同）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秋兒
沉香：（同）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王桂英：（同）打死人可要抵命？
秋兒
沉香：（同）情願抵命。
劉彥昌
王桂英：（同）可捨得一雙爹娘？
秋兒
沉香：（同）難以割捨。

劉彥昌：（同）兒自己的狗命？
王桂英：
秋兒：（同）命該如此。
沉香：
劉彥昌：（同）着哇，好漢作事好漢當，豈肯連累二爹娘。我這才明白了！我這才
王桂英：
……明白了！
劉彥昌：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老爺明白何來？
劉彥昌：下官問到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哥哥相干。
王桂英：這就不對了。
劉彥昌：怎麽不對？
王桂英：妾身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兄弟相干哪。
劉彥昌：哎呀，如此說來，一樣。
王桂英：哪個又是兩樣？
劉彥昌：哎呀，還是不得明白！
王桂英：老爺請過來！

劉彥昌：夫人何事？
王桂英：妾身倒有一拙見在此。
劉彥昌：夫人有何高見？
王桂英：妾身去問秋兒，老爺去問沉香，兩下一對，也就明白了。
劉彥昌：好，夫人請！
王桂英：請——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劉彥昌竊聽）
秋　兒：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嗯！是你也該推在他——
劉彥昌：啊，夫人，你這是作甚麽？
王桂英：未曾做甚。
劉彥昌：你看這上？
王桂英：青天。
劉彥昌：這下？
王桂英：覆土。

劉彥昌：你我作父母的呢？

王桂英：良心二字。

劉彥昌：好啊，既知良心二字，夫人你可不要偏心哪！

王桂英：老爺不要多疑。

劉彥昌 王桂英：（同）請，兒啊，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沉香 秋兒：（同）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王桂英：（同）嗯……我諒你也不敢，我這才明白了。我這才……明白了！

王桂英：老爺明白何來？

劉彥昌：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妾身問到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哥哥打死的；他站在一旁，連手也未曾動啊！

劉彥昌：這就不對了。下官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旁，都都都嚇傻了哇。

王桂英：我想此事麼，一定是沉香。

劉彥昌：一定是秋兒，

王桂英：一定是沉香。

劉彥昌：哎！我想此事，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兒；是我劉彥昌私自出衙，將人打死。

家院搭轎！

王桂英：哪裏去？

劉彥昌：去到秦府，替你兩個兒子償命哪！

王桂英：老爺呀！想秦府官保，並非是兩個奴才打死的，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出衙，將人打死。丫環搭轎！

劉彥昌：夫人哪裏去？

王桂英：去到秦府，替你那兒子前去抵命啊。

劉彥昌：夫人，你言來語去，下官倒明白了。

王桂英：明白何來？

劉彥昌：此事若是沉香將人打死，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

王桂英：若是秋兒呢？

劉彥昌：也叫沉香前去抵命。

王桂英：却是爲何？

劉彥昌：夫人你想啊！那秋兒在外面闖下禍來，回到家來，叫道一聲父，有下官與他作主；叫道一聲娘，有夫人替他擔待。想那沉香，下得學來，叫道一聲父，下官眼巴巴不能與他作主；叫道一聲娘，啊夫人，他的娘你是曉得的。看將起來，還是叫我那少娘無母的孩兒前去償命啊。（哭叫）沉香，我兒，唉！兒啊！

王桂英：（撲向沉香）喂呀，兒啊。

劉彥昌：嘍，你的兒子在那厢啊！

王桂英：（撲向秋兒）唉，兒啊！（哭）

劉彥昌：（唱散板）

到如今還須兒償命，
她自己養的自己疼；
手拉姣兒出府門，

王桂英：哪裏去？
劉彥昌：（接唱）秦府去送抵命的人。
王桂英：啊老爺，難道忘了三聖母送紅燈之事麽？
劉彥昌：唉！不提起三聖母送紅燈還則罷了；提起三聖母送紅燈，叫我好恨！
王桂英：恨着妾身不成麽？
劉彥昌：焉敢恨着夫人。想當年我夫妻路過芒碭山，被蟒蛇吞吃腹內也就是了；偏偏三聖母又送的甚麽紅燈，生下這個奴才，如今才有此大禍！
王桂英：老爺，此乃是洪福。
劉彥昌：啊？
王桂英：此乃洪福啊！
劉彥昌：噢！洪福啊？你既知道是洪福，你那心中就要放明白些呀！
王桂英：老爺呀！你言來語去，我倒明白了！
劉彥昌：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若是秋兒將人打死，就讓秋兒前去抵命。

劉彥昌：若是沉香呢？
王桂英：（指秋兒）少不得也叫這個奴才前去抵命。
劉彥昌：夫人你要醒來說話。
王桂英：不曾睡着。
劉彥昌：我看你句句都是夢話。
王桂英：句句實言。
劉彥昌：我却不信。
王桂英：我敢對……
劉彥昌：我就跪……下了！（拉沉香同跪）兒啊，你母親放了你了！快快叩頭吧！
王桂英：呀！
（唱二黃散板）
一句話兒錯出唇，
把姣兒送到了枉死城。
手拉秋兒後堂進……

劉彥昌：啊夫人，下官這裏跪久了！

王桂英：呀！（接唱）

二堂跪壞我夫君！

走上前來忙跪定，

尊聲過往衆神靈：

我若捨子有假意，

三尺白綾喪殘生！

劉彥昌：（接唱）多謝夫人開了恩……

〔四秦府校尉分上，下〕

王桂英：（接唱）哪裏的人馬鬧喧聲？

老爺呀！何處人馬吶喊？

劉彥昌：想必是秦府的家丁！

王桂英：你我的兒子呢？

劉彥昌：後花園逃走！

劉彥昌
王桂英：（同）隨我來！

〔劉彥昌拉沉香，王桂英拉秋兒，圓場，沉香下〕

王桂英：老爺，沉香呢？

劉彥昌：逃走了。

王桂英：叫他轉來。

劉彥昌：去遠了。

王桂英：我還有話對他言講。

劉彥昌：沉香轉來，你母親有話對你言講。

沉　香：（上）母親有何吩咐？

王桂英：兒啊！爲娘今日放你逃走，見了你那生身的母親，將爲娘捨子之事，對他言講；等到爲娘百年之後，兒拿一陌紙錢，到我墳前焚化，也不枉爲娘今日捨子一場！話已講完，來也在你，這不來……（哭）也在你了！

〔拉秋兒下〕

劉彥昌：兒啊！記下了！

（唱二黃散板）

從空降下無情劍，

沉香！我兒！唉，兒啊！

斬斷父子兩離分！

那王桂英不是兒的親生母，㊂

華山聖母是兒的娘親。

沉　香：有何爲證？

劉彥昌：（接唱）我兒若是不肯信，

現有血書作證憑。

沉　香：（接唱）一見血書果是眞，

怎不叫人兩淚淋！

回頭便把母親請。

〔王桂英、秋兒上〕

王桂英：（接唱）姣兒爲何你不逃生？

沉　香：（接唱）辭別母親出府門，

　　哎呀！

　　　　只怕難出羅州城！

劉彥昌：（接唱）羅州生來羅州養，

　　　　哪個不認得小沉香。

　　　　抓把灰土將臉蓋上……（掃一句）

〔沉香下，劉彥昌暈倒〕

王桂英：老爺醒來！

劉彥昌：（唱二黃倒板）

　　　　花園內逃出了沉香子！

　　啊夫人，沉香呢？

王桂英：去遠了！

劉彥昌：啊！逃走了！

　　（接唱）好似鋼刀刺我心！

王桂英
秋　兒：喂呀！
劉彥昌：（接唱）他母子只哭得如酒醉，
鐵石人兒也淚淋！
也罷！
一根繩索將兒套定，
王桂英：哪裏去？
劉彥昌：（接唱）去到秦府把命拚。
王桂英：你的兒子逃走，叫我的兒子前去抵命，此事萬萬不能。
劉彥昌：方才二堂盟過誓，你都忘懷了！
王桂英：那是一句戲言哪！
劉彥昌：我勸你放手的好！
王桂英：我不放手！
劉彥昌：你不放手，我就要……
王桂英：要怎樣？

劉彥昌：絕情！

〔劉踢倒王桂英，推秋兒下，劉迴顧，焦急，拍王桂英肩，拉下〕

——劇　終——

㈠原詞爲：「烏鴉喜鵲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曉。」出於劉彥昌當時很平靜的心情，很覺突然。而且予人以「先兆」的感覺，故改。

㈡另一種唱法爲：

劉彥昌：左難右難難壞了我。

王桂英：（上，接唱）後堂內來了我王桂英。

㈢原本作：

劉彥昌：（唱）那王桂英她不是兒的親……

　　啊，丫環打茶伺候。（拉沉香回顧）

沉　香：親甚麼？

劉彥昌：（接唱）親生母！

　　華山聖母是兒的娘親。

沉　香：孩兒不信。

劉彥昌：（接唱）我兒若是不肯信，

　　現有血書作證憑。

按：前面王桂英既已對沉香說明非其生母，此處劉彥昌似無再作此張致必要，故加以修正。

瓦口關

前記

「瓦口關」故事出於三國演義，張飛討令攻取瓦口關，劉備和諸葛亮怕他酗酒誤事，命他戒酒。把守瓦口關的魏將張郃戰不過張飛，乃堅守不出。張飛使軍士辱駡，並終日聚飲以示輕敵。張郃終不出戰。張飛的部下將他違令飲酒的情形密報諸葛亮。諸葛亮測知其意，反命大將魏延押送美酒給張飛。張飛得到魏延的援軍，乃定計命部下假作怨恨離心，以誘張郃。張郃果然中計，率兵偷襲，大敗。這時劉備、諸葛亮親率大軍已到關前，乘虛佔領瓦口關。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袁世海和本院編輯處朱慕家共同整理的；並經郝壽臣先生訂正。原本基礎較好，整理時只就個別細節略爲修改。

瓦口關

第一場

〔四蜀軍引劉備、孔明上〕

劉備：（念引）桃園結義聚英雄，協力同心。

孔明：（念引）運用機謀曉兵法，扶保漢家。

劉備：（念詩）家住在大樹樓桑， 請諸葛三顧山崗。

孔明：（念詩）學孫武排兵佈陣， 滅孫曹重整家邦。

劉備：劉備。三顧茅廬，聘請諸葛先生，重整漢室基業。——啊先生，孤有意奪取瓦口關，以通北伐道路，先生有何妙計？

孔明：何不派三將軍前往？

劉備：我三弟雖勇，只是他性情剛暴，好酒貪杯，恐難勝任。

孔　明：山人自有安排。——來！三將軍進帳！

蜀　軍：三將軍進帳！

張　飛：（內白）來也。

（上念）豹頭環眼鬚似鋼，大吼一聲斷橋樑。

參見大哥。

劉　備：罷了！見過先生。

張　飛：先生！

孔　明：三將軍請坐。

張　飛：謝座。喚小弟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劉　備：先生有差。

張　飛：先生有何差遣？

孔　明：主公意欲奪取瓦口關。想那瓦口關守將張郃，乃有名戰將；因此命三將軍去到夏口，調四將軍回營，大戰張郃。

張　飛：先生哪！既要奪取瓦口關。何勞四將軍回營；賜某一支將令，願生擒張郃

入帳！

孔　明：想那張郃乃曹營有名上將，三將軍恐非他人對手！

張　飛：先生哪！咱老張出師以來，在虎牢關戰呂布，槍挑賊的紫金冠；在當陽橋前，單人獨騎，喝退曹兵百萬。何況那張郃匹夫！

劉　備：三弟，想那張郃不好飲酒，三弟最愛飲酒，猶恐誤了軍情大事。

孔　明：着哇！

張　飛：哦哦是了，聽你們之言，恐咱飲酒誤了軍情。

劉　備：正是。

張　飛：也罷！今當大哥、先生面前，把這個酒——

劉備
孔明：（同）怎麼樣？

張　飛：我就戒了它。

劉　備：哦，三弟要戒酒？來，看酒來，看酒來！

張　飛：啊，這是何意呢？

劉　備：與三弟戒酒。

張　飛：嘿，上了他們的當了。
劉　備：三弟呀！
（唱西皮搖板）
手挽手兒把話論，
愚兄言來聽分明；
今日開懷來暢飲，
戒酒之事要謹記在心。
張　飛：大哥！
（接唱）接過兄長酒一樽，
戒酒之事記在心；
回頭再對大哥論，
奪取瓦口定把功成。
孔　明：范疆、張達進帳！
蜀　軍：范疆、張達進帳！

張范達疆：（內白）來也。

（上念）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張范達疆：參見軍師，有何差遣？

孔　明：三將軍帶兵奪取瓦口關，奉令戒酒，命你二人跟隨前去；倘若私自飲酒，拿你二人治罪！

張范達疆：得令。

張　飛：哎呀，先生！你忒也地小心了！

孔　明：山人不得不小心。

張　飛：大哥、先生請至後帳！

劉　備：三弟多加小心！

張　飛：弟知道了。

〔劉備、孔明下〕

張　飛：軍士們走上。

（四馬童、四蜀軍上）

衆　：參見三將軍！

張　飛：站下！咱老張奉命奪取瓦口關，衆將必須奮勇當先，聽咱一令！

（唱西皮搖板）

鋼鞭蛇矛威名顯，

三軍在後己在先。

鼓打三通催前站。

（脫袍、持矛上馬）

（接唱）此番定取瓦口關。

（衆同下）

第二場

（八魏軍引張郃上）

張　郃：（唱『點絳唇』）河北名將，扶保魏王；韜略廣，力戰疆場，要把狼煙掃蕩。

（念詩）瓦口關前旌旗飄，　英雄志氣比天高，
有日卸甲朝金闕，　不動掌中七寶刀。
某，張郃，奉曹洪元帥之命，前來護守東川。昨日馬超遣部將兵出葭萌關，被某戰敗。今聞巴西守將張飛，兵屯下汴地方，欲來取關；此事不可大意，且聽探馬一報。
〔報子上〕
報　子：報——啓稟將軍：今有張飛帶領人馬前來取關。
張　郃：再探！
〔報子下〕
張　郃：且住！張飛前來取關，豈肯容他猖狂！——衆將官，帶馬殺！
〔四蜀軍、四馬童、張飛上。會陣〕
張　飛：馬前來的，可是張郃？
張　郃：然。
張　飛：張郃，咱的兒啊！既知三爹爹興兵到此，就該獻關投降；如若不然，矛下

作鬼！

張郃：張飛！俺奉魏王鈞命，鎮守瓦口關；爾有多大本領，敢來取關？

張飛：若問俺的本領，爾且穩坐雕鞍，聽俺道來！

（唱快板）

勒住絲繮把話講，
張郃小兒聽端詳：
鞭打督郵驚奸黨，
虎牢關前把名揚，
長坂坡獨把曹賊擋，
大吼一聲斷橋樑；
勸你早把瓦口讓，
少若遲延槍下亡。

張郃：（唱搖板）

老爺河北稱名將，

張　飛：（接唱）東戰西殺扶魏王；
今日相逢戰場上，
快快下馬來投降！
勝敗不知胡亂講，
會戰三合看誰強！
〔雙方軍士分下，張飛、張郃起打，張郃敗下，張飛追下〕

第三場

〔衆魏軍、張郃上〕

張　郃：哎呀且住！張飛殺法驍勇。——衆將官！兵退岩渠山！（同下）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蜀　軍：來到岩渠山。

張　飛：向前攻打！

蜀　軍：免戰高懸。

張　飛：呔！張郃！先前怎樣誇口，如今被你三爹爹殺得縮頭不出，令人好笑！（三笑）啊哈，啊哈，啊哈哈……——三軍的！暫且回營歇息，少時再來攻打！

〔衆同下。衆魏軍、張郃上，張郃上城〕

張　郃：（唱散板）

只說張飛性鹵莽，
誰知英勇非尋常。

且住！雖然懸起免戰牌，張飛退去，少刻必來罵陣。——衆將官！俺如今只要緊守山寨，多置滾木擂石，坐守不戰；每日大吹大打，山頭飲酒作樂，以勞其兵，候他糧盡，自然退却，那時下山追殺，張飛縱勇，量他難逃此妙計也！

（唱散板）

停兵不戰高山上，
多加小心只謹防；
吹打飲酒且歡暢，
候他退兵自有主張。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張　飛：（唱散板）

適才一戰賊膽喪，

勇比軍中楚霸王。

歇息再把山頭搶。

張　郃：衆將官飮酒哇！哈哈哈！

張　飛：啊？

（接唱）又見張郃飮猖狂。

呔！張郃！爾自稱英雄，今日爲何不敢出戰？

張　郃：衆將官，飮酒哇！哈哈哈！

張　飛：哎呀，好欺我也！

（唱搖板）

曹操奸雄枉用將，

這裝聾作啞酒飯囊；

張爺說來兒細想，
那縮頭的龜兒比你強！

張　郃：衆將官！張飛乃一勇之夫，倘來討戰，不必理他。我們還是飲酒哇！哈哈哈！

張　飛：這廝可惡已極！本當搶上攻打，又恐他滾木擂石打將下來，這便怎麼處？有了。——三軍的！你們可有會罵的？

二蜀軍：有會罵的。

張　飛：好，向前罵來！

蜀軍甲：得令。——呔！張郃！退到山上，戰又不戰，降又不降，眞乃匹夫之輩！

張　飛：盡力叫罵那廝！

蜀軍乙：咳咳咳，你罵的不好，聽我來罵。——張郃！我把你這王八羔子！你乃袁紹手下之將，背主降曹；曹操乃是國賊，你就是賊奴。哪裏比得上我家三將軍，在涿州殺猪賣肉起手……

張　飛：咳，桃園結義起手。

蜀軍乙：說好的？

張　飛：說好的！

蜀軍乙：桃園結義起手，是幾時怕過人的！你既怕戰，就該早降；如若不然，怒惱我家三將軍，催動坐下烏騅，手提丈八蛇矛，殺上山去，將你擒住，腦袋上給你打個眼，再按個捻，拿你當個炮仗。

張　飛：哈哈哈！罵得好！罵得爽快呀！

張　郃：這廝罵得可惡。衆將官！我們也罵。——呔！下面聽者：你說你不怕人，爲何拋徐州、敗當陽、逃奔夏口？如今得了這區區西川之地，便自稱大；須曉得俺今不戰，自有妙計破你巴西。勸你早早退兵，免作刀頭之鬼！

張　飛：吼吼吼，哇呀呀……

（唱散板）

張郃無能空狂妄，
縮頭不出氣老張；
眉頭一皺心暗想。

（尋思）有了！
（接唱）猛然一計上心旁。
三軍暫且回營帳！
俺也去飲酒醉顛狂。
〔衆同下〕

張　部：（唱散板）
張飛不能將山上，
暫且消停再商量。
（笑）哈哈哈！張飛果然退去。——衆將官！多備滾木擂石，小心把守山寨；打聽張飛撤兵，即便追殺也！
（唱散板）
衆軍暫且回營帳，
嚴加巡守謹提防。
〔衆同下〕

第四場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張飛：且住！想那張郃，乃曹營有名上將，被俺殺得不敢出戰。——三軍的，你們殺得可爽快？

蜀軍：殺得爽快！

張飛：殺得可高興？

蜀軍：殺得高興。

張飛：好，好，好。看酒來，看酒來！

范疆
張達：且慢，臨行之時，軍師言道，不准三將軍私自飲酒，如若私自飲酒，拿我二人治罪。

張飛：嘜——呀，別的酒不准飲，今戰敗張郃，打了勝仗，難道這得勝酒也不准飲嗎？

范疆
張達：只恐軍師降罪。

張　飛：軍師降罪有俺擔代，你們只管地吃酒！看酒來，看酒來！
衆蜀軍：請哪！飲哪！乾哪！
張　飛：咳，三軍的，不是這樣飲法！
衆蜀軍：要怎樣的飲法呢？
張　飛：必須三個一團，五個一堆，划拳行令，吃一個爽快。
衆蜀軍：好，好，好。（划拳，大笑，牌子）
張　飛：三軍的，你們哪個划得好？
蜀軍甲：我划得好。
張　飛：與咱老子划上幾拳。（划拳，蜀軍甲輸拳喝酒）你這個毬囊的搶酒哇！（牌子，飲酒）三軍的！你們吃得可爽快？
衆蜀軍：吃得爽快。
張　飛：吃得可高興？
衆蜀軍：吃得高興。
張　飛：好哇！將酒擺在各營的帳中，我們吃一個大天明啊！

（唱流水）

戰勝了小張郃十分爽快，
他退在岩渠山死不下來；
令軍卒飲美酒將我氣壞，
俺這裏也飲酒舒暢心懷。
叫三軍將美酒後營設擺，
吃一個大天明再將計安排。

〔衆同下〕

第五場

〔四蜀軍引劉備、孔明上〕

劉備：（唱流水）

可恨曹賊行奸佞，
上欺天子下壓臣。

孔　明：（唱搖板）

回頭便對先生論，
三弟可能把功成？
主公但把心放定，
不日定奪瓦口城。

〔旗牌上〕

旗　牌：來此已是大營。門上哪位聽事？
蜀　軍：做什麽的？
旗　牌：奉了范疆、張達所差，前來報知軍情。
蜀　軍：候着。——啓主公；今有范疆、張達差人前來報知軍情。
孔　明：傳他進帳！
蜀　軍：軍師傳你，小心了！
旗　牌：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旗牌：參見軍師！

孔明：奉何人所差，所報何事？

旗牌：奉范、張二位將軍所差，今有三將軍私自飲酒，不敢隱瞞，特來報知。

孔明：知道了，下面歇息去罷！

旗牌：謝軍師！（下）

劉備：先生，我三弟竟自飲酒，恐誤軍中大事，先生必須早作準備。

孔明：原要他飲酒。只恐他軍前無有好酒。——來，魏延進帳！

蜀軍：魏延進帳！

魏延：（內）來也！

（上念）智爲軍中膽，勇憑斬將刀。

參見主公！

劉備：見過軍師！

魏延：參見軍師！有何將令？

孔明：命你解押美酒五十罈，去到三將軍營中；就說山人特送美酒與他消愁解悶，

不得有誤！

魏　延：得令。——帳中領將令，賜酒壯軍威。（下）

劉　備：啊，先生，明知我三弟飲酒誤事，爲何反命魏延送酒與他，是何原故呢？

孔　明：哈哈，主公與翼德作了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麽？他雖然性情剛強，前者收川之時，義釋嚴顏，並非一勇之夫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如今終日飲酒，此非貪杯，乃敗張郃之計也。

劉　備：先生之言雖是，但不可大意！

孔　明：主公但放寬心，山人自有主張。——來，黃忠、嚴顏進帳！

蜀　軍：黃忠、嚴顏進帳！

黃忠
嚴顏：（內）來也！

（上念）老將威名大，協力保邦家。——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黃忠
嚴顏：參見軍師，有何將令？

孔　明：今夜主公奪取瓦口關，命你二人保駕前往！

黃忠、嚴顏：得令。

劉備：帶馬！

（唱搖板）

君臣一同上馬行，

今夜定奪瓦口城。

〔衆同下〕

第六場

張飛：（內唱西皮倒板）

怒氣冲霄三千丈，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張飛：（唱流水）

恨張郃不戰又不降；

五十餘日拚酒量，

怎奈賊咬定牙關，緊守不戰，辱駡不出，他不受誆。
悶懨懨坐在中軍帳！
思想妙計動刀槍。

〔報子上〕

報　子：啓稟三將軍，魏將軍到！

張　飛：快快有請哪！

〔蜀軍搭酒過場，魏延上〕

魏　延：三將軍！

張　飛：魏將軍！請坐！不知將軍駕到，有失遠迎，當面恕罪！

魏　延：豈敢。來得魯莽，三將軍海涵。

張　飛：將軍到此，有何貴幹？

魏　延：奉了軍師將令，押解五十罈美酒，與三將軍消愁解悶。

張　飛：喳喳喳，哎呀先生，你好壞呀！明知老張私自飲酒，你不怪罪，反遣魏將軍送來數十罈美酒，與咱消愁解悶，這是甚麽原故，這是甚麽道理？這……是啥

道理呢？（想）哦哦哦，咱老張明白了。將軍一路而來，多受風塵。

魏　延：爲國勤勞，何言辛苦！

張　飛：將軍既來，可帶領一支人馬埋伏瓦口關東南角下；但見軍中紅旗高飄，急急殺出，擒拿張郃，不得有誤！

魏　延：得令。——（下）

張　飛：范疆、張達聽令！命你二人詐降那張郃，就說咱好酒貪杯不理軍情，特來投降帳下。他若不信，引他城樓一觀，俺自有妙計誆他。須要小心！

范　疆
張　達：得令。（下）

張　飛：三軍的！你們挑選一百名精細的兵卒，去到瓦口關前高聲言道，就說咱每日醺醺大醉，鞭打士卒，賞罰不明，無有出頭之日，不如大家散去了吧！

蜀　軍：好，散了，散了！

張　飛：回來！回來！咱老子這是計呀，乃是假意散去。不可走漏消息，違令者斬！

蜀　軍：得令！

張　飛：三軍的！你們用數罈涼水，以水代酒，假意飲醉，一對一對相撲爲戲。俺自

有妙計擒那張郃。

蜀　軍：三將軍是怎樣地擒他呢？

張　飛：着哇！張郃若來，我是怎樣的拿他呢？哦，有了！三軍的，我有了計了。我們營中可有能工巧匠無有？

蜀　軍：有一賀成功。

張　飛：喚他進帳！

蜀　軍：賀成功進帳！

〔賀成功上〕

賀成功：（念）我作匠人手工能，描龍畫鳳點人形。——參見三將軍、

張　飛：罷了。你叫甚麽名字？

賀成功：我叫賀成功。

張　飛：你叫啥？

賀成功：賀成功。

張　飛：咱的兒呀！嘚，叫應了！咱老張一定成功。照咱老張的模樣，紮成一人，坐

在帳中眉眼自動，還要自斟自飲，你可會做？

賀成功：照您這樣我做得來。

張　飛：幾時做成？

賀成功：說得就得。

張　飛：快些做來！

賀成功：咋。（下）

張　飛：三軍的！咱老張用計，你們不可走漏風聲，聽我令下—

（唱散板）

傳將令衆三軍仔細思量，
假意兒飲酒醉來把他誆；
小張郃他若來必定上當，
奪取了瓦口關扶保兄王。

〔賀成功上〕

賀成功：啓三將軍，造成了。

張　飛：搭上來！

〔搭上假張飛〕

張　飛：待咱看來。嘿！爲何這樣黑啾啾的？

賀成功：還沒開光哪。

張　飛：快些開來！

賀成功：咋，開光啦！三將軍請看。

張　飛：閃開了！（兩看）果然不錯。賀成功，只是眉眼怎麼不能自動？

賀成功：有個削器。

張　飛：在哪裏？

賀成功：耳朵上。

張　飛：你且演來！

賀成功：您瞧着。

張　飛：他怎樣自斟自飲呢！

賀成功：您拿根棍一捅他腰眼，他就能自斟自飲。

張　飛：拿我的鞭頭子來！

賀成功：您的鞭頭子我拿不動。

張　飛：拿着吧！

賀成功：哎喲！

張　飛：怎麽樣了？

賀成功：沒砸着。您看着！

張　飛：哈哈哈！待俺試驗。哈哈，果然不錯。——來！賞賀成功五兩銀子，不可走漏消息！

賀成功：多謝三將軍。（下）

張　飛：三軍的！將此麥人搭在後帳，張郃若來，定中老張之計也！

（唱流水）

正在營中無計行，

魏將軍押酒來大營。

咱思量造個假人把計定，

偏偏地營中有個巧匠他叫甚麽賀成功。
此人生來有本領，
他造得與老張天生一般眞眞的好威風；
自斟自飲眉眼俱活動。
到三更設空營，我定要生擒張郃小兒立奇功。
三軍候令齊出動！
管叫他難逃我的巧計牢籠。
〔衆同下〕

第七場

〔衆魏軍、張郃上〕

張郃：（唱西皮搖板）
身在曹營爲大將，
豈能輕率無主張。

〔報子上〕

報　子：拿住奸細。

張　郃：綁上來！

〔范疆、張達上〕

范疆
張達：參見將軍！

張　郃：嘟！你二人可是張飛營中的奸細？

范疆
張達：不是、不是！只因張飛好酒貪杯，不理軍情，鞭打士卒，賞罰不明；我們在他帳中無有出頭之日，特來投降帳下，望將軍收錄。

張　郃：好，將他二人綁至城樓一觀。帶馬！

〔上城。衆蜀軍上〕

蜀軍甲：衆位請了！可恨張飛好酒貪杯，不理軍情，賞罰不明；我們在他帳中，無有出頭之日，大家散了罷！

〔衆同下〕

張　郃：（三笑）啊哈，啊哈，啊哈哈……回營；來，與他二人鬆綁！張飛營中混亂，正

好襲取。——衆將官！今夜飽餐戰飯，隨我偷營劫寨去者！

〔衆同下〕

第八場

〔起鼓，四馬童、張飛搭假人上。衆魏軍、范彊、張達、張郃上〕

張郃：張飛！死在眼前，你還不知。看槍！

張飛：張郃！咱的兒吓！中了你三爹爹的計了！

〔起打，張郃敗下〕

第九場

〔四蜀軍、魏延上〕

魏延：某，魏延。奉了三將軍之命，埋伏瓦口關西南角下，截殺張郃。就此前往！

（下）

〔張郃上。張飛追上。魏延上，起打，張郃敗下〕

魏　延：跑了。

張　飛：追！

〔同追下〕

第十場

〔四蜀軍、黃忠、嚴顏、劉備、孔明上〕

蜀　軍：來到瓦口關！

孔　明：二位老將，上前叫城！

黃忠
嚴顏：呔！城上兒郎聽者：元帥回來，快快開城！

〔開城。衆同進城。四魏軍、張郃敗上〕

張　郃：且住！中了張飛疑兵之計，有此一敗，退回關去再作道理。——呔！城上兒郎聽者：主帥回來，快快開城！

孔　明：張郃來了，二位老將，開城殺！

〔黃忠、嚴顏出城，起打，張郃敗下，二將進城。四馬童、張飛上〕

張　飛：張郃哪裏去了？

馬　童：望風而逃。

張　飛：不必追趕，兵取瓦口關！——呔！城上兒郎聽者：你家主帥被咱殺敗，快快開城獻關，爾等一概免罪！

孔　明：城下來的敢是三將軍？

張　飛：啊，城上答話，如此耳熟，好像我家先生；他怎麽來到此地？待我冒叫一聲。——城上答話者，可是諸葛先生？

孔　明：正是山人。

張　飛：先生，你倒先來了。

孔　明：等候多時了！

張　飛：你快快地開城吧！

〔衆進城，下〕

第十一場

〔四蜀軍、黃忠、嚴顏、劉備、孔明、四馬童、張飛上〕

劉　備：三弟成功，可喜可賀！

張　飛：一來大哥洪福，二來先生妙算，小弟何功之有！啊先生，咱老張謝謝你了！

孔　明：謝山人何來？

張　飛：謝謝你的美酒。若不是魏將軍押酒前來，咱老張安能有計，這瓦口關怎能唾手而得！

孔　明：這是三將軍之功。

劉　備：後帳擺筵，與三弟賀功！

張　飛：謝主公！

〔衆同下〕

——劇　終——

楊排風

前記

『楊排風』包括『打孟良』、『打焦贊』、『打韓昌』三折，是楊家將傳說中的一段故事。

楊排風是天波府中一個燒火的小丫環，她有一身本領，但始終未得機會顯露身手。當楊宗保被遼邦韓昌擄去，楊延昭派孟良到天波府搬兵求救的時候，楊排風應聲而出，願去大戰韓昌。孟良很輕視她，二人動手比武，結果楊排風打敗了孟良，二人同到三關去見楊延昭。

焦贊見孟良搬來了楊排風，不知底細，心中同樣不服；比試之後，才肯低頭服輸。楊延昭遂出兵；排風打敗了韓昌，終將宗保救回。

整理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鴻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進行的。原本寫孟良搬兵是爲了救回楊宗保，最後楊排風雖戰敗韓昌，但宗保是否被救回，並未說明；劇情不夠完整。整理本中添上了這一情節。此外，對個別詞句，也略有修潤。

楊排風

第一場

孟　良：（內）馬來！
（上念）遵奉元帥令號，晝夜不辭辛勞，
　　腰中板斧放光毫，坐騎奔馳咆哮。
咱，孟良。只因隨定小本官，出關祭奠老元戎，不想焦贊放了一炮，驚動遼邦韓昌，將小本官擒去。因此，俺星夜去往天波楊府搬兵求救，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二場

〔佘太君上〕

佘太君：（念引）楊家爲國秉忠心，血戰沙場費辛勤。

老身佘氏太君。配夫楊繼業，官拜令公之位；只因保定宋王雙龍赴會，不幸爲國盡忠。是我有八個孩兒，倒有四子戰死沙場，三子不知去向；如今祇剩下六郎一人，鎭守三關；這幾日並無音訊到來，叫我放心不下。正是：

身坐天波府，晝夜念三關。

〔楊洪暗上〕

孟　良：（內）馬來！

（上念）千里路途遠，搬兵去救援。

來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楊　洪：甚麽人？——原來是孟二爺。

孟　良：罷了。太君可在堂上？

楊　洪：現在堂上。

孟　良：說俺孟良要見。

楊　洪：啓稟太君，孟二爺要見！

佘太君：喚他進來。

楊　洪：遵命。——孟二爺，太君喚你。

孟　良：帶路。——太君在上，孟良叩頭。

佘太君：罷了，一旁坐下。

孟　良：謝座。

佘太君：啊，孟良，不在三關侍奉元帥，到此何事？

孟　良：太君，大事不好了！

佘太君：何事驚慌？

孟　良：只因隨定小本官，出關祭奠老元戎，不想焦贊放了一炮，驚動遼邦韓昌，將小本官擒去。

佘太君：怎麽講？

孟　良：將小本官擒去了。

佘太君：哎呀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說宗保被賊擒，
不由老身痛傷心。
孟　良：太君不必驚慌，宋王爺賜你楊家聚將鼓、調將台，何不前去叫將？
（哭）孫兒啊！
佘太君：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懷了。——楊洪，同定你家孟二爺急速前去叫將，若有
人應聲，速報我知。
孟　良：太君請至後面。
（太君下）
孟　良：楊洪帶路。
（唱西皮散板）
太君堂上傳令號，
孟良將台叫英豪，
楊洪帶路前引道，（上台）
男女衆將聽根苗：

何人前來把令討，
搭救宗保轉回朝。
呔，天波楊府男女衆將聽者：今有小本官上墳插柳，被遼邦韓昌一馬擄去，若有能人搭救小本官還朝，高官得作，駿馬任騎。

楊排風：（內）我願去！
楊洪：回稟孟二爺，有人應聲！
孟良：喚應聲之人走上。
楊洪：應聲之人走上。
楊排風：（內）來了。

（楊排風上，孟良下台，看排風）

孟良：（笑）哈哈哈！我道何人，原來是一個黃毛丫頭。
楊排風：簡直是目中無人。
孟良：啊？說此大話，你敢隨我去見太君？
楊排風：請！

孟　良：有請太君。

〔佘太君上〕

佘太君：啊，孟良，適才將台叫將，何人應聲？

孟　良：就是她應了一聲。

楊排風：太君，正是我應聲。

佘太君：原來是排風丫環。你應聲便怎麽樣啊？

楊排風：我要到兩軍陣前，擒那韓昌！

佘太君：想那韓昌乃番邦有名的上將，你小小年紀休要說此大話。

楊排風：太君哪！

（唱二六）

太君把我忒小量，
我自幼練就武藝強；
聽得二爺來調將，
去到三關擒韓昌；

為救少爺把陣上，
排風願去戰遼邦。

佘太君：（唱搖板）

你說此話我不信，
空言怎能作證憑。

楊排風：（接唱）辭別太君後房進。

孟　良：哪裏去？

楊排風：（接唱）去取寶棍見太君。（下）

孟　良：（笑）哈哈哈！

（唱搖板）

看她年幼無本領，
再與太君說分明。

太君，我看排風，上馬無有拳頭大，下馬無有膝蓋高；慢說衝鋒打仗，就是糊刀背、墊馬蹄，也是不中用。

楊　洪：孟二爺，您敢跟她比武嗎？

孟　良：比武？比武就比武。

楊　洪：慢着，您若不勝她，便怎麼樣？

孟　良：我若不勝，願輸項上人頭。

楊　洪：人頭只有一個，要是輸了，吃飯的傢伙可就沒了。

孟　良：依你之見？

楊　洪：依我的主意，您要是不勝她，就給她磕頭賠禮。

孟　良：還要磕頭賠禮？喳喳喳！好，咱們就這麼辦。

楊　洪：您等一會兒，排風就來了。

楊排風：（內唱西皮倒板）

威風凜凜顯奇能，

（上唱散板）

陣前定要把賊擒。

孟　良：排風，與你二爺花園比武。

〔孟良拉楊排風下〕

楊　洪：哎呀太君！那孟二爺與排風花園比武去了。

佘太君：快快攙扶老身前去，看看他們的勝負如何？

〔同下〕

第三場

〔『水底魚』，孟良、楊排風上〕

孟　良：來到花園，要怎樣地比武？

楊排風：二爺腰帶何物？

孟　良：一對板斧。

楊排風：你有板斧，我這兒有棍。

孟　良：好，看斧。

楊排風：二爺，頃刻分上下，

孟　良：立時見高低。

楊排風：二爺請！

〔孟良、楊排風比武，排風打掉孟良板斧〕

孟　良：哎呀！

（唱西皮散板）

今日搬兵到此地，

〔排風打孟良，孟摔倒，排風暗笑〕

孟　良：（接唱）不該逞強惹是非。

〔排風打孟良，孟又摔倒〕

孟　良：哎呀！

（接唱）火棍不住上面打，

兩脚不住下面踢，

左衝右擋難躱避，

膽大的丫頭把某欺。

〔排風打倒孟良。楊洪、太君上〕

佘太君：嘟！膽大排風，你家孟二爺乃是三關有名上將，被你打得這般光景，這還了得！

楊排風：太君，他沒有死。

佘太君：楊洪向前看來。

楊　洪：回稟太君，二爺衝我直翻白眼兒！

佘太君：哎呀，這便如何是好？

楊　洪：您別着急，一拍就好。

佘太君：快快扶起。

楊　洪：是啦。

〔楊洪扶孟良坐起，拍醒孟良，孟良站起〕

孟　良：排風是個好的！排風是個好的！

佘太君：啊，孟良，她可去得？

孟　良：太君您問的可是她？

楊排風：啊，二爺，我去得去不得？

孟　良：去得，去得。

佘太君：如此，孟良聽令：命你帶領楊排風去至三關搭救小本官不得有誤！

孟　良：遵命。

楊　洪：慢着，二爺，打賭的事情怎麼樣了？

孟　良：甚麼打賭？

楊　洪：您得給排風跪下賠禮呀！

（排風點頭會意）

孟　良：我不能跪。

楊　洪：排風，我們倆打賭，他輸了不跪……（示意排風打孟良）

楊排風：呸，着打，（欲打）

孟　良：嘿，你別打，我給你跪下就是了。——嘿！

楊　洪：您就跪下去吧！誰讓您打賭啦。

孟　良：去你娘的！（向前）排風！孟良這廂，跪……

楊　洪：二爺，給您墊子。

孟　良：與我滾了下去！

（楊洪下）

孟　良：啊，排風，我這廂，跪……下了。

楊排風：（攔住）哎喲，二爺，我跟您鬧着玩哪。

孟　良：嘿！

佘太君：啊，排風，得罪你家二爺，還不向前賠禮！

楊排風：遵命。——得罪二爺，與二爺賠禮。

孟　良：不消。

楊排風：不消就不消。（假意欲踢孟良）

孟　良：嘿！又來了！（下）

佘太君：啊，排風，此番到了三關，見了你家元帥，認上一門乾親；元帥若問就說老身身體康健。我有一言你且聽了！

（唱西皮原板）

坐在花園把話論，

〔孟良換衣上〕

叫聲排風聽分明：

隨定孟良三關進，

大戰韓昌要小心。

〔排風下，披斗篷上〕

啊，孟良，此番前去，一路之上要好好照看排風。

孟　良：遵命。

佘太君：你們上馬去罷。

孟　良：太君請至後面。

〔佘太君下。孟良、排風出門〕

楊排風：二爺，方才咱爺倆個比武的時候，是您的武藝好哇？還是我的武藝好呢？

孟　良：自然是你的好哇。

楊排風：怎麼呢？

孟　良：你好比那猴兒騎駱駝，

楊排風：此話怎麽講呢？

孟　良：你呀，高過去啦。

楊排風：高過去啦。噢，這麽說還是我的武藝好。

孟　良：你的武藝好。

楊排風：那你得給我帶馬。

孟　良：啊，怎麽？俺乃三關有名的上將，叫我給你帶馬？

楊排風：啊，給我帶馬！

孟　良：不能帶。

楊排風：你帶是不帶？

孟　良：不能帶。

楊排風：呸，着打！

孟　良：好，我就給你帶馬！

〔二人上馬〕

孟　良：（唱西皮搖板）

坐在馬上把話論，
怕你此去功難成。

楊排風：（接唱流水）
二爺不必掛在心，
我有一言說分明：
任那韓昌如虎性，
排風自有擒虎能。
緊緊加鞭往前進。

〔「掃頭」，二人趟馬〕

孟　良：排風，與你二爺並馬而行。

〔同下〕

第四場

〔四宋兵引楊延昭上〕

楊延昭：（念引）鎮守三關，秉忠心，掃蕩狼煙。

（念詩）祖居磁州有家園，　楊家世代保江山；

宗保掃墓去插柳，　韓昌擄去未回還。

本帥楊延昭。宋室駕前為臣，鎮守三關一帶；只因宗保孩兒上墳插柳，不想焦贊放了一炮，驚動遼邦韓昌，將我兒一馬擄去。是這三關二十四員上將，俱不是那韓昌的對手。我也曾命孟良回朝搬兵，一面命焦贊打聽韓昌的下落，未曾回報。——站堂軍！

四宋兵：有。

楊延昭：伺候了。

四宋兵：啊。

孟　良：（內）走哇！

（上念）搬得排風到，回營把令交。——孟良告進！參見元帥，末將交令。

楊延昭：收令。賢弟少禮，請坐。

孟　良：謝元帥。

楊延昭：啊，賢弟，回朝搬兵，太君可好？
孟　良：太君好。問候元帥你好？
楊延昭：愚兄有何德能，敢勞太君一問。
孟　良：當得一問。
楊延昭：賢弟回朝搬兵，兵搬多少？大將幾員？
孟　良：天波楊府，男女兵將俱都不曾搬來，却搬來一個燒火的丫頭，名叫排風。
楊延昭：啊，排風。
孟　良：正是。
楊延昭：轉堂。
孟　良：轉堂。

〔四宋兵下〕

楊延昭：喚排風進見！
孟　良：遵命。——元帥有令，排風進見！
楊排風：（內唱南梆子倒板）

忽聽帳中一聲喚，
（上唱南梆子）
離了那天波府來到三關；
一路上冒風塵途程遙遠，
見了那元帥問金安。
參見二爺！
孟　良：罷了。
楊排風：謝二爺。
孟　良：啊，排風，上面坐的就是我家元帥，你要向前見禮。
楊排風：是啦。——排風與元帥叩頭。
楊延昭：罷了。
楊排風：多謝元帥。
楊延昭：啊，排風，你是侍奉哪房的丫環？
楊排風：喲，我瞧您不老哇，說話怎麽這麽『喇哩喇糊』的呀！

楊延昭：怎見得？

楊排風：您忘了，那年您回到天波府與太君請安，還是我給您打了一杯茶，難道說您把我給忘了嗎？

楊延昭：原來你是侍奉太君的丫環。

楊排風：不錯，我就是侍奉太君的丫環楊排風。

楊延昭：不在天波楊府侍奉太君，到這三關做甚？

楊排風：您要問我不在天波楊府侍奉太君，來到三關哪？您瞧哇，就是那位老爺子他哪……

楊延昭：他便怎麽樣？

楊排風：他老人家回朝搬兵去了，站在將台之上，就是這麽一路的喧嚷——

楊延昭：嚷些甚麽？

楊排風：您聽我照樣地學來：『哦呵呀吠，天波楊府男女衆將聽者：今有小本官上墳插柳，被韓昌一馬擄去；若有能人救得小本官還朝，高官得作，駿馬任騎。』（笑）哈哈哈哈！您猜怎麽着，嚷了這麽多半天，並無一人應聲。

楊延昭：無人應聲便怎麽樣啊？
楊排風：我就應了一聲啊。二爺把這話可就告訴了太君啦。
楊延昭：太君便怎麽樣？
楊排風：太君把我叫到跟前，可就問我啦，
楊延昭：問些甚麽？
楊排風：我還給您照樣地學來：『排風，你二爺上台叫將，可是你應聲？』我說：『不錯，是我應聲啊！』『你應聲便怎麽樣啊？』我說：『太君，此處無有元帥將令，若有元帥將令，去到兩軍陣前，把那韓昌手到而擒來。』太君可又說了……
楊延昭：又講些甚麽？
楊排風：她說：『孟良啊，孟良，我的兒呀！』
孟　良：嘿，這是怎麽的講話！
楊排風：我學太君講話哪。
楊延昭：（笑）哈哈……後來便怎麽樣？

楊排風：起程的時候，太君命他把我帶到三關，認上一門乾親。眞個的，我管您叫甚麽呀？

孟　良：你叫元帥乾爹。

楊排風：叫乾爹。——您聽着：乾爹，乾爹，您好長的鬍子。

孟　良：哎，放老實些。

楊排風：我不說你，你倒說起我們來啦！

孟　良：你說我何來？

楊排風：太君命你把我帶到三關，一路之上，你打得那馬就是這樣機登登、格登登，把我的脚都磨紅了。

楊延昭：如此說來，辛苦你了。

楊排風：好說您哪！這沒甚麽。

楊延昭：此番來到三關與那韓昌交戰，你有何本領？

楊排風：您要問我的武藝呀？如此乾爹聽了：

（念數板）

雖是女流膽氣豪，膽氣豪！

出兵擺陣我知曉，

孟　良：你未必！

楊排風：（接念）你休要，道我排風誇口高，

上陣不用槍，不用刀，全憑靑龍棍一條。

跨下，跨下一騎走戰馬，

賊寇一見魂魄消。

拳打南山豹，足踢北海蛟！

休道排風年紀小，

保定江山社稷牢。

孟　良：下面歇息。

〔排風下〕

焦　贊：（內）馬來！

〔四宋兵、焦贊上〕

焦　贊：（念）烏騅馬來往交戰，打將鞭保主江山。

（四宋兵下）

焦　贊：報，焦贊告進！——參見元帥，末將交令。

楊延昭：收令。啊，賢弟，打聽韓昌下落怎麼樣了？

焦　贊：那韓昌在關外養馬，歇兵三日，要與元帥決一死戰。

楊延昭：賢弟一路勞乏，帳外歇息。

焦　贊：多謝元帥。（出門）

孟　良：賢弟。

焦　贊：二哥！

孟　良：回來了？

焦　贊：回來了！

孟　良
焦　贊：（同笑）啊，哈哈哈……

孟　良：請坐。

焦　贊：有座。二哥，回朝搬兵，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

孟　良：爲國效勞，何言風霜二字。

焦　贊：二哥，回朝搬兵，太君可好？

孟　良：太君好，問候賢弟你好？

焦　贊：弟有何德能，敢勞太君一問。

孟　良：當得一問。

焦　贊：二哥，回朝搬兵，兵搬多少？大將幾員？

孟　良：天波楊府，男女兵將俱都不曾搬來，却搬來一個燒火的丫頭名叫排風。

焦　贊：啊，二哥，想這三關之上，二十四員上將，俱不是那韓昌的對手，你搬來一個燒火的丫頭，慢說是衝鋒打仗，就是襯刀背、墊馬蹄，也是不中用！

孟　良：賢弟，這燒火的丫頭，與一般大不相同；她的武藝自在你我弟兄之上，不在你我弟兄以下！

焦　贊：二哥，上得關來，將那丫頭，又誇又獎，長他人的銳氣，滅你我弟兄的威風，是何道理？

孟　良：賢弟，聽你之言，敢莫是不服？

焦　贊：本來的不服。

孟　良：好，好，好。少時叫你服了。——排風快來！

〔排風上〕

楊排風：來了，來了，二爺甚麼事？

孟　良：那旁坐的焦二爺，上前見過。

楊排風：是啦。——排風與二爺叩頭。

焦　贊：抬起頭來！

楊排風：多謝二爺。

焦　贊：喳喳喳——嘿，我當是怎樣一個排風，原來是一個黃毛的丫頭！

楊排風：喲，在天波楊府聞聽太君說，三關之上，有一位焦二爺，長得跟灶王老爺子一樣，今兒個一看，不像那灶王老爺子。

焦　贊：你二爺好似哪路天神？

楊排風：天神？哪兒配！好像那賣炭的二老闆。

焦　贊：嘿！蠢丫頭！上得關來，取笑你家二爺。吃咱一頓飽打！（欲打排風）

楊排風：（哭）喂呀呀……

孟　良：慢來，慢來，排風乃是太君差來的；元帥怪下罪來，哪個擔待？必須賠個笑臉。

焦　贊：賠個笑臉？閃開了！——排風，（笑）啊，哈哈哈！排風！適才你家二爺與你作耍，你且不要哭。

楊排風：（哭）喂呀……

焦　贊：你且住了哭，

楊排風：我們偏要哭。

焦　贊：要哭，與咱哭哇！

楊排風：不哭就不哭哇。（笑）哈哈……

焦　贊：（笑）啊，哈哈哈……排風，不在天波楊府，來到三關爲了何事？

楊排風：二爺您問我呀！

焦　贊：嗯！

楊排風：與韓昌鏖戰來了。

焦　贊：呸，蠢了頭！想這三關之上，二十四員上將，俱不是那韓昌的對手，你上馬無有拳頭大，下馬無有膝蓋高，慢說是衝鋒打仗，就是襯刀背、墊馬蹄，也是不中用。

楊排風：我說二爺，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眼前無有元帥的將令，若有元帥的將令，出得營去，取那韓昌首級好比囊中取物，手到而擒來！

焦　贊：這三關之上，你說是哪一員大將？

楊排風：不才就是我。

焦　贊：你麽……嗯，量不就！

楊排風：量得就！

焦　贊：量不就。

楊排風：量得就。

孟　良：（向排風）哦，下面歇息。

〔排風下〕

孟　良：啊，賢弟，聽你之言，你是當眞地不服？

焦　贊：俺本來不服。

孟　良：你敢與那排風比武？

焦　贊：好，比武就比武。

孟　良：且慢！你若勝得過那排風，將愚兄責打四十軍棍，插箭遊營，落得衆將一場好笑。你看如何？

焦　贊：好，來呀！

孟　良：且慢，你若不勝呢？

焦　贊：這……也罷，弟若不勝那排風，將弟責打八十軍棍，插雙箭遊營，落得衆將一場好笑，你看如何？

孟　良：啊，慢來，慢來！元帥用兵之際，將你那兩腿打壞，那還了得！

焦　贊：依二哥之見呢？

孟　良：依我之見麽，與你一個便宜。

焦　贊：怎麽，便宜？有甚麽便宜？

孟　良：你若不勝那排風，必須與她磕頭賠禮。

焦　贊：二哥，軍營中打賭，可無有戲言？

孟　良：本來無有戲言。

焦　贊：你我擊掌？

楊延昭：啊，慢來，慢來！你二人打賭，愚兄作一保官如何？

焦　贊：嘿！這個保官倒也牢靠。

孟　良：原要你的保官。

焦贊孟良：（同）好，請哪！（擊掌）

焦　贊：（唱西皮倒板）

寶帳裏面三擊掌，

（接唱流水）

打賭事兒記心旁。

辭別元帥出寶帳，

去與排風較量一場。（下）

孟　良：（笑）啊，哈哈哈！

（唱散板）

一見焦贊出寶帳，

再對排風說端詳：

（排風暗上）

你二人比武教場上，

打敗了焦二爺有某承當。

楊排風：二爺呀！

（唱流水）

二爺但把寬心放，

排風言來聽端詳，

此一番比武教場上，

見機而行有主張。

辭別元帥出寶帳，

倘若是有失手二爺承當。（下）

孟　良：去你的，都有我哪！——（笑）啊，哈哈哈！元帥，你我去到教場，看他二人
　　比武如何？
楊延昭：賢弟先請，愚兄隨後。
孟　良：遵命！
（唱散板）
　　焦贊把人忒小量，
　　怎知排風武藝強。
　　暫別元帥去到教場，
　　我料那焦贊也要遭殃。（下）
〔四宋兵暗上〕
楊延昭：帶馬！
（唱原板）
　　孟良回朝搬兵將，
　　排風到此戰韓昌；

焦贊不忿要較量，
不知誰勝哪個強。
人來帶過馬絲繮，
教場之上看端詳。

〔四宋兵、楊延昭下〕

第五場

〔楊排風、焦贊上〕

焦　贊：排風，與你二爺走，走，走，（圓場）排風，來到教場，與你二爺扎槍？

楊排風：不好。

焦　贊：攀刀？

楊排風：不好。

焦　贊：打拳？

楊排風：也不好！

焦　贊：你我二人怎樣地較量？
楊排風：你我二人比棍吧，
焦　贊：此處無有。
楊排風：此處就有。
焦　贊：取來！
楊排風：你等着。
焦　贊：取來！
楊排風：等着。
焦　贊：取來！
〔楊排風下，取棍上〕
楊排風：二爺請看！
焦　贊：這一條棍，怎樣地較量？
楊排風：還有一條。
焦　贊：取來！

楊排風：你等着。

焦　贊：取來！

楊排風：等着。

〔排風下，取棍上〕

楊排風：二爺請看！

焦　贊：閃開了！不輕不重，剛剛稱手。

楊排風：與二爺叩頭！

焦　贊：施禮爲何？

楊排風：我們怕失了手，打着二爺，莫要見怪！

焦　贊：喳喳喳！嘿，想你二爺這條漢子，身上哪些兒經不起你打？你就與我打，打，打！

楊排風：當場不讓步，

焦　贊：舉手不留情。

楊排風：二爺請！

〔『耍孩兒』牌子，二人對打，楊排風佯敗下〕

焦　贊：且住！二哥上得關來，將那楊排風誇了又誇，奬了又奬，如今只戰了三兩回合她就敗了下去，我說孟良啊孟良，你上了我老焦的當啦！——呔，排風慢走，你二爺趕你來了！（下）

第六場

〔孟良上〕

孟　良：哎呀且住！看排風來到教場，只戰了三兩回合，她就敗了下去，分明是那排風不敢下手。哦呵有了，我不免假傳一令。——排風聽者：元帥有令，將那焦贊與我着實地打打打！——誰讓他瞧不起人呢！

〔孟良下〕

第七場

〔楊排風上，『耍孩兒』牌子，焦贊上，二人互打。排風將焦贊打倒，孟良、楊延昭

追上阻攔，焦贊起立，排風又將焦贊打倒〕

楊延昭：（向排風）嘟，大膽！

孟　良：大膽！

楊延昭：放肆！

孟　良：放肆！

楊延昭：這還了得。

〔孟良、排風會意暗笑〕

楊延昭：啊，賢弟，將他攙了起來。

孟　良：好，攙了起來。

〔孟良扶起焦贊〕

楊延昭：賢弟，你問他服也不服？

孟　良：賢弟，元帥問你服也不服？

焦　贊：哎呀元帥呀！排風來到教場，將弟打得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排風是個好的！（對孟良）排風是個好的！排風是個好的！

孟　良：本來的不錯。

（焦贊蹲下）

孟　良：嘿，那個碴他倒不提啦！——啊，元帥，還有打賭之事呢。

楊延昭：是啊，賢弟問來。

孟　良：好，我去問問他去。——啊，賢弟，打賭之事，怎麽樣了？

焦　贊：（不理孟良）哎呀元帥，那排風若出得營去，與那韓昌交戰，取那韓昌首級猶如探囊取物一般。看起來，宋室江山當興啊！（笑）哈哈哈！

孟　良：賢弟，問你這打賭之事怎麽樣了？

焦　贊：甚麽打賭？又打賭了！

孟　良：元帥，他不認賬。

楊延昭：啊，待愚兄向前。——啊，賢弟，你二人打賭，還是愚兄我的保官呢！

焦　贊：嘿嘿，你這個保官可就把我給保壞啦！

孟　良：來來來！磕頭賠禮。

焦　贊：與哪個磕頭賠禮？

孟　良：與那排風磕頭賠禮。

焦　贊：哎，俺乃三關有名的上將，怎好與那丫頭賠禮。二哥，你替了我吧！

孟　良：愚兄在天波楊府的時節，我呀，早偏過你了，

焦　贊：嘿，我呀，上了你的當了。

孟　良：你跪不跪吧？

焦　贊：不能跪。

孟　良：排風，他可不跪。（示意打焦贊）

楊排風：着打！

焦　贊：慢來慢來，跪下也就是了。——排風，我這廂跪下了！（跪）

楊排風：（攔住）二爺，這我可擔待不起呀！

焦　贊：哎呀，這，喳喳喳！

楊排風：得罪二爺，與二爺賠禮。

焦　贊：不消。

楊排風：（學焦贊語）不消。

楊延昭：（笑）哈哈哈——焦、孟二將聽令！命你二人打掃將台，教場聽點！

〔楊延昭、孟良下。排風攔住焦贊〕

楊排風：二爺，您是個好的！

焦　贊：本來的不錯。

楊排風：（伸出小拇指）在這兒呢！（急跑下）

焦　贊：嘿！（下）

第八場

〔四遼兵引耶律休哥上，『點絳唇』，上高台〕

耶律休哥：（念詩）威風浩蕩旌旗飄，帳下兒郎殺氣高，
一心要把宋室掃，活捉三關楊延昭。
某，耶律休哥是也。奉了太后之命，與韓昌合兵一處，奪取三關。——兒郎的，韓駙馬營中去者！

四遼兵：啊！

〔衆同下〕

第九場

〔四遼兵、韓昌上〕

韓　昌：（唱西皮搖板）
遼宋交兵擺戰場，
擒來宗保小兒郎。
將身且坐牛皮帳，
且聽探馬報端詳。

報　子：（上）元帥到！

韓　昌：有請。

〔四遼兵、耶律休哥上〕

韓　昌：元帥！

耶律休哥：駙馬！

韓昌
耶律休哥：（同笑）啊哈哈哈！

韓昌：請坐。元帥到此爲了何事？

耶律休哥：奉了太后旨意，帶領人馬，奪取三關。你我將人馬合在一處，何愁那宋軍不滅！

韓昌：好，事不宜遲，就此出戰。——兒郎的，殺！

〔衆同下〕

第十場

〔岳勝、陳琳、柴幹、任堂惠分上，『起覇』，『點絳唇』〕

衆：（同）俺——

岳勝：岳勝。

陳琳：陳琳。

柴幹：柴幹。

任堂惠：任堂惠。

岳　勝：衆位將軍請了！

衆　：（同）請了。

岳　勝：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四宋兵、馬童、孟良、焦贊、楊延昭上。『點絳唇』，楊上高台〕

四宋將：參見元帥！

楊延昭：衆位將軍少禮。

四宋將：啊。

楊延昭：（念詩）身坐寶帳威凜凜，殺氣衝天鬼神驚；
　　將令一出山搖動，扶保宋室錦乾坤。
本帥楊延昭。只因我兒宗保，上墳插柳，被遼邦韓昌一馬擄去。我命孟良，回朝搬兵，搬來女將名喚排風，可以勝過韓昌。——來！

衆　：有。

楊延昭：喚排風進帳！

衆　：啊。——排風進帳。

〔四女兵、楊排風上〕

楊排風：參見父帥！

楊延昭：罷了。排風，你此番出兵，是前隊截殺，還是後隊接應？

楊排風：此番出兵，我也不管甚麽前隊截殺，後隊接應；只用飛虎旗一隊，殺那遼將一乾二淨。

焦　贊：排風，你若不勝呢？

楊排風：你敢跟我打賭嗎？

焦　贊：好。

孟　良：你又來打賭？

焦　贊：我呀，歇了吧。

楊延昭：排風聽令！命你後隊接殺不得有誤！

楊排風：得令。——帶馬！

〔四女兵帶馬，同下〕

楊延昭：衆將官，帶馬陣前去者！

〔『小泣顏回』牌子，衆同下〕

第十一場

〔衆遼兵、韓昌、耶律休哥上；宋兵將、楊延昭上。會陣〕

楊延昭：來的敢是韓昌？

韓　昌：然！

楊延昭：韓昌！快將我兒宗保放出，如若不然，槍下做鬼！

韓　昌：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雙方兵士分下。楊、韓二人起打，雙收下。衆大開打下。岳勝、韓昌上，起打，韓昌敗下，岳勝追下。四女兵、排風上，趟馬過場，下。楊延昭、韓昌上，起打，楊延昭敗下，韓昌追下〕

第十二場

〔四女兵、楊排風上，迎接宋兵將、楊延昭等；楊延昭等下。韓昌、耶律休哥等追

上，排風接殺，起打，遼兵敗下，排風追下。衆遼兵將帶楊宗保上，移營。排風等迎上，搶回宗保，將衆遼兵將戰敗。宋兵將、楊延昭上〕

楊排風：啓稟父帥，韓昌大敗而逃，我把小本官救回來了。

楊宗保：（哭）哎呀父帥呀！

楊延昭：此乃排風之功。——衆將官，收兵回營哪！

衆　：啊！

〔衆同下〕

——劇　終——